



16
1088
1



和七
10688

禪餘

禪那此云靜慮

餘力之餘也餘力語註云餘力

猶言暇日

對內集外日外

外集
內集

莊子玄英疏序曰內則談理之本
外則談其事跡事雖彰著非理
不通理雖微此事莫顯欲先
明妙理故前標內外

本頁字

景御籍

也

逢掖同日
逢掖大
衣也

鳩啼博
物志云天
晴則鳩
呼婦雨
之云

永覺禪師為霖禪師所撰塔誌曰鼓山水覺賢公大禪師者壽昌年明和尚的嗣也
洞第三十二世云本貫建陽人姓蔡氏生于明萬曆戊寅七月十九日巳時幼業儒員本
志有詩曰道德師顏閔文學宗游夏其餘二三子不願在其下年二十補邑庠弟子員然
賦性冲儻不樂世氛二十五因讀書山寺中間僧誦法華經曰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
忽喜躍不自勝喟然嘆曰周孔外果別有此一大事耶自是留意教業貫通經論回視世
與不啻大海之于牛跡自以為是矣久之壽昌無明和尚開法邑之董岩聞其提唱茫然
自失又嘆曰畫餅若為充饑于是盡棄所習從壽昌參禪一日聞僧舉斬猫語忽有省作
得呈昌昌曰此事不可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是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遇人始得所
謂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師退而參究益力至年四十竟絕逢
掖棄妻孥從壽昌落髮師後凡有請問昌但曰我不如你一日值昌田中歸師逆而問曰
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進曰抵此更別有昌便行師當下豁然如響重負隨
後入方丈禮拜起將通所得昌遞拄棒折三下曰向後不得草草以承偈曰一回透入
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師猶疑云因甚更要棒下翻
身及昌遷化後依止同門博山無異禪師三載即從受具已而辭歸闕伴山舟過劍津聞
僧唱法華經曰一時警效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廓然大悟乃徹見壽
昌用處有偈曰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明前山無後雨為啼

食貨志曰
穀種極
者先以分
斬獲株
而後
其利
下種者
其利
下種者
其利

時當天啓癸亥秋九月師年四十有六也師既得道乃隨緣隱遁始居歐寧金德庵三載
復移居建安東溪荷山凡八載火種刀耕棧絕今世至五十六歲因謁聞谷大師于室蓋
一見契投力勸出世乃以所傳雲樓戒本授之明年應鼓山請猶以庵主自居又二年開
法泉之闢元而懷中辨香始為無明老人拈出師嘗曰禪本壽昌戒本真宗未可誣也繼
又開法祝之真宗延之室善後復歸鼓山重建寺宇大闡宗風海內皆尊之曰古佛於清
順治丁酉年九月初十日示微恙十月初七日子時說偈辭眾危然坐化春秋八十臘四
十有一以明年三月念十日午時奉金身塔于寺之西甬遵治命也三會語及諸撰述凡
二十種計八十餘卷茲盛行于世見為霖錄下卷一永覺宗泐洞山良价傳雲居道膺
傳同安丕丕傳同安志志傳梁山觀觀傳大陽文女傳投子青青傳芙蓉楷楷傳丹霞溥
溥傳長蘆了了傳天童珙珙傳雪竇鑑鑑傳天童淨淨傳鹿門竟竟傳青洲辨辨傳大明
寶室傳玉山體體傳雪巖滿滿傳報恩秀秀傳少室裕裕傳少室泰泰傳室應遇遇傳少
室才才傳萬安嚴嚴傳少室政政傳少室斌斌傳定國從從傳少室載載傳宗鏡書書傳
廩山忠忠傳壽昌慧經經傳鼓山永學元賢賢傳為霖道齋
禪餘傳燈錄第二十一卷師靜上座章曰禪寂之餘鑽津文集第十八卷惟晤上人寄契
嵩禪師詩曰月裡禪餘法論文歷考諸書多有禪餘之語論語學而篇曰子曰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善准此而設則禪有餘力則以及文之意也

以文鳴在子德充符篇曰惠子以堅白鳴林希逸曰義曰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
如許其妙私曰韓文公序首指古文真室所載送孟東野序而言
德性問學才情此三文未詳其義詩法源流曰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禪餘外集叙

此序分爲五段第一段明文字在禪
古今以文鳴者三有德性
之文有問學之文有才情
之文世所盛傳者問學才
情而已至於德性之文則
自六經以降不少概見作

六經前漢書儒林傳序
曰古之儒者博學厚六
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
易禮樂詩書春秋小補
韻會經字註曰後人以
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
爲六經
不少概見史記伯夷傳
曰不少概見索隱曰按
概是覆概謂畧也

一段文拾明



慧光渾圓此語出東坡楞伽經序叢林祖庭事苑第二卷曰梵語食夢那此云叢林大論云僧伽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爲林一樹不名爲林如比丘比丘不名爲僧謂比丘和合故名僧僧聚處得名叢林○松曰此引大論彼論第三卷文方軌史蘇秦傳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又宋謝靈運傳方軌前秀無範後昆見韻瑞

師佩壽昌澗印慧光渾圓叢林推爲第一而實心實行無不可方軌前賢垂範後學猶稱爲末流砥柱固宜其見之文者如此是豈可才情問學相比况哉

砥柱書禹貢註砥柱山在河水分流包山而過者柱然見韻瑞

字序五作序明所由

進士出身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俊又實在其中由此出豫終身爲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見事物紀原第三卷學校舉貢部

賜

余不揣愚蒙僭弁簡首固知輕汗珠玉無取逸罪然姑以述生平欣仰之私云爾
崇禎庚辰歲八月既望日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嘗州

明十七年壬寅年庚辰十三日
單余卜集

第三卷

書

第四卷

啓

文

塔銘

第五卷

疏

目錄

論贊

第六卷

祖贊

第七卷

詩

第八卷

詩

銘

目錄

峯按書五字之歌篇夏大康
治其國無度以逸遊滅其德
吹干洛水之南十旬而弗反
其弟五人怨之而冬述大禹
之或以作歌史官於其首序
作歌之曲如序之權輿乎

能弘論語衛靈公篇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久註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弘

心有寬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金人見夢白馬西來佛祖統紀法運通

塞志曰後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頂佩日光飛行殿庭且問群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

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

域訪求佛道○又曰明帝永平十年蔡愔等於

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尚像

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達雒陽騰蘭以沙

門服謂見館于鴻臚寺作者論語憲問篇曰子

曰作者七人矣註曰作起也浩浩揚子法言

問神篇曰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六朝章莊過

金陵詩曰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註曰六朝吳東晉宋齊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一

侍者道順太冲錄

序

建州弘釋錄序

弘釋錄者錄能弘釋氏之道者也斯道自金人見夢

白馬西來代有作者大弘其教以故千燈競照輝映

今古浩浩乎莫可紀也其在我建則六朝以前樂未

有聞唐興始建梵刹自馬祖入關肇化於建陽之佛

得道者... 宗相宗... 性相性... 誰能了見... 三十一卷... 落落如晨... 星書言故事... 同官類曰... 禹錫送張... 不幸向所... 其盛時連... 九衢若屏... 落如晨星... 事禽獸比... 能緣不能... 天地日月... 無易也道... 顯蒙揚子... 有志者事... 下以開基... 阿以發迹... 界功足相... 南陽建此... 落落難合... 成也此事... 取矣傳焉... 羞傳曰情... 瑞自畫論... 曰丹求曰... 道力不足... 定者中道... 儼然論語... 儼然又堯... 然人望而...

性相性... 誰能了見... 三十一卷... 落落如晨... 星書言故事... 同官類曰... 禹錫送張... 不幸向所... 其盛時連... 九衢若屏... 落如晨星... 事禽獸比... 能緣不能... 天地日月... 無易也道... 顯蒙揚子... 有志者事... 下以開基... 阿以發迹... 界功足相... 南陽建此... 落落難合... 成也此事... 取矣傳焉... 羞傳曰情... 瑞自畫論... 曰丹求曰... 道力不足... 定者中道... 儼然論語... 儼然又堯... 然人望而...

梁陳建都於此地見詩
格第七卷 佛蹟嶺弘
釋錄馬祖章曰佛蹟嶺
今為聖跡寺 性相性
宗相宗 津梁江文通
詩云道喪波千載津梁
誰能了見六臣文選第
三十一卷 落落如晨
星書言故事第八卷叙
同官類曰落落晨星言
同年者或在或亡也劉
禹錫送張盥赴序吾
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
其盛時連轡拳鑣耳絕
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
落如晨星之相望註曰早晨之星或有存者或有沒者人之存亡亦猶是也 龍枝俱窮書言故
事禽獸比喻類曰言才短龍鼠下技荀子龍鼠五技而窮註曰技才能也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
能緣不能窮不能游不能渡谷能沉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久 日月中峯曰記得前輩謂古之
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情性固

蹟嶺而禪學始大行焉厥後雖禪教殊宗性相異旨
共能使玄化風飛法泉箭湧皆我釋之津梁也追
明興以來二百餘載宗燈絕燄教海日涸間有二三
亦落落如晨星則弘道之責將屬之何人乎賢潭邑
之鄙人也濫入緇流幸技法窟雖螢火難照龍技俱
窮而好古一念每切愚悖諦仰先標輒至揮涕因思
古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亦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
之人豈獨異於古之人哉夫何法門寥寂今古相懸

無易也道胡為而獨變乎見中峯廣錄第一之下卷亦見禪門實訓上卷
顯蒙揚子法言學行篇曰倅侗顯蒙註曰倅侗無知也顯蒙頑愚也
子輿氏孟子字子輿○孟子告子下篇曰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有志者事竟成書言故事第六卷志氣類曰漢光武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
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
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
成也此事本出後漢書
取矣傳焉於自安西
羞傳曰情存苟安見韻
瑞自畫論語雍也篇
曰丹求曰非不說子之
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
定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儼然論語子張篇曰望
儼然又堯曰篇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

乃爾其無乃前踪既沒則觀感之無藉歟徂於近習
則激發之無人歟用是不揣顯蒙博採群籍取諸師
之產於建者或開法頭化於建者悉錄而傳之俾晚
學之士得見古人如是之辛勤如是之嚴慎如是之
博大如是之遠到倘能翻然易轍而趨望標而進則
唐宋之盛庶幾再見於今日亦未可知也嗚呼人皆
可為堯舜子輿氏決非誑語在有志者事竟成耳若
苟於自安嚴於自畫即使諸祖儼然臨而詔之彼將

一夫受方便云唯以一天文
出現於世云云
言伏念生於自心中聞此
凡云云

讀易巖山由行業記而
考之師年二十五時也
法華偈彼經法師品偈
曰寂寞無人聲讀誦此
經典我亦時為現清淨
光明身

法華經彼經神力品語
撲破疑團師之大悟者
當天落髮夏秋九月二十一
日師年四十六也此時有二偈其一曰金鷄啄破碧瑠璃萬歇千休
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朝前山無復兩鳩啼其二曰今日無端有一偈四七二三都
不識分明舉
出報諸方睜起眉時眼落地此二偈見內集第七卷 靈山一會釋氏稽古畧第一卷陳太建七
年篇曰天台智者大師此年至建康禪師諱智顛字德安生荊州華容陳氏年十八出家初謂本

蘇山慧思禪師即下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
供養如來乃悟法華三昧便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及經思遊化思曰汝於陳國有緣
往必利益至乙未年抵建康瓦棺寺創禪法 旁通易乾卦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註
曰旁通猶言曲盡 樹幟書言故事第九卷武官類曰韓信攻趙選輕騎二千人入各持一赤幟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為疾入趙壁技趙
幟之漢赤幟
碌碌老子經第三十九
章曰珠如如玉落如如
石林盧齋註曰如玉如
石則珠之然落落然終
不可易史記平原君傳
曰公等錄之註曰說文
云錄久隨從之貌也韻
瑞曰錄久猶錄也又
見書故事第二卷
天台極陵天台智者大
師作法華玄義溫陵戒
環禪師作法華要解雲

錄外集卷一

在以經談經而不以已談經也能以已談經而不蔽
於已能以經談經而不蔽於經庶幾可與談經矣余
初讀易巖山間僧誦法華偈曰我爾時為現清淨光
明身忽喜躍不自勝即索經讀之無所發明然知周
孔外別有此一大事也嗣是博求之疏鈔遍探之群
籍冀欲卒聞乎此而困於葛藤不能自拔越十有餘
載因叅壽昌先師聞舉南泉斬猫話忽有省遂棄所
習從先師學枯禪復十有餘載一日聞僧舉法華經

云一時警歎俱共彈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
界豁然撲破疑團始知無已非經無經非已而所謂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特竊語耳嗚呼談經詎可容
易哉遇之於二十餘年之前契之於二十餘年之後
索之於銳志湛思之日得之於精彈力竭之頃談經
詎可容易哉今夏無事因為諸人旁通一線拈其大
旨錄之成卷夫此經自天台樹幟溫陵奪標餘子碌
碌後無來者而余於茲輒有異談豈天台之為弗云

棲竹窓隨筆有要解辨

溫陵之為未要乎亦自記其私而已亦私記之以示

余後人而已是為序

楞嚴翼解序

甚矣治經之難也即疏鈔以求之失之局離疏鈔以
求之失之蕩失之局者神機弗廓而我為經因失之
蕩者正軌罔由而經為我裂唯有不局者然後可以

天如天如惟則禪師受
法於中峰明本禪師也
作楞嚴會解

用疏鈔亦唯有不蕩者然後可以廢疏鈔斯稱善治
經者也楞嚴一經解之行者不下十餘家天如會而

株守韓非子五蠹篇曰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

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又見書言故事第十一卷雪浪交光續釋氏稽古畧第三卷

曰雪浪法師創講經典正文不牽註疏為一特編素所尊有雪浪集云又曰交光法師真鑑著楞

嚴正脈紫栢老人續稽古畧第三卷曰紫栢大律師諱僧可號達觀吳江人姓沈氏以負俠氣遇

虎丘慧輪出家後往清涼燕京大整法幢後雁

詭而終有紫栢老人集又見會元續畧第二卷

瘡水楞嚴經第八卷曰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

目多求同為貪水菩薩見貪如避毒每進無

新得退失故居楞嚴經第九卷曰前無新證歸

失故居凡杖禮記曲禮上篇曰大夫七十而

致事養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註曰凡所以為

杖所以倚著蔡論語

集之國朝治經之士率株守而弗敢易至萬曆間

雪浪交光二師首廢舊解而紫栢老人亦力主獨玩

經文之說由是後學有矍然自奮之思視會解如瘡

水疾馳而不敢顧未幾英敏者既藐視前修則競

逞臆裁而全經之旨幾至掃地銷鈍者進無新得退

失故居則有從席下拾殘唾而已獨不思前人之疏

鈔既不堪為後人之几杖今人之口吻獨可為今人

之著蔡耶又不思今人之新得安知非前人已揀之

杖所以倚著蔡論語

公治長篇曰子曰臧文仲居蔡註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大全曰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由此觀之蔡蔡猶言善龜也字彙筮字註曰一筮龜曰下善曰筮已棟之破柳文外集有披沙揀金賦可并按馬牛渡馬渤韓退之進學解曰王札丹破赤箭青芝牛渡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支離楊子法言五百篇曰或問天地簡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也支離猶委曲也又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 指南書曰故事第六卷曰古今註越管氏來真漏忘其路周公與指南車至其國轉鐵銷盡註曰指南者車也列木為人舉手南指如務世羅經針之類車運無常隨入所指其國在南今其望所指則知歸路又見祖庭事苑第三卷又詳于通鑑綱目前編

第一卷黃帝編

阿難下楞嚴經第四卷曰是故阿難汝離塵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 王雁永嘉證道歌曰了則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雁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又華嚴經第十三卷法首菩薩偈曰如人設羹饑自餓而不食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又楞嚴經第一卷曰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雪峯釋氏普古畧第三卷曰福州雪峰禪師名義存久經禪會三登授子九到洞山後仍緣契德山 鰲山雪峯大悟機緣見禪林類聚悟道門

砂前人之陳解獨不能佐今人牛渡馬渤之用耶故吾謂善治經者諸疏咸為我助不善治經者經文早生支離固不在疏之存與廢也今山中閑寂客有請益楞嚴者仍俾以舊解為指南間有未安者乃旁採衆說或出私意以翼之非敢必為世珍益亦滿渡渤之用云

送洪禪人參方序

三一州道學 支而百詩序 致非學無由致非博學亦無由致然阿難以歷劫多

聞乃曰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則何以說也益不假多聞則不能修無漏業多聞而不修無漏業則如遇王膳而莫之嘗與未遇何異茲洪禪人夙稟靈資獨懷壯志去秋自鼓山來金山聚首數月今春將腰包出嶺遍參諸大老是欲以多聞之功成無漏之業也客難曰昔雪峰三登授子九上洞山後乃契肯於德山棒下然猶曰未穩在直至鰲山巖頭示之曰向自己心中蓋天蓋地去峰乃大悟豈非到底不從人得耶

余曰若到鰲山即謂從自心得亦成謗語若未到鰲山不妨更買草鞋行脚因贈之數語以壯行色俟到鰲山後再作一好相見也

送僧出遊序

溪山泉石之勝今古名賢好而遊者多矣遊而吟咏不置者亦多矣然未聞有真能好者蓋簪纓之士籠於世網雖暫時翫賞亦覺神怡然終非其所安也其何能好隱逸之士守寂空山要亦厄於時窮於遇乃

五此以不遇時

孤臣孽子此語見孟子

盡心上篇其註曰孤臣

遠臣孽子庶子

柳營柳文曰長吟食歌

舒池幽鬱見韻瑞

卷石勺水中庸第二十
六章曰今夫山下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室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托之而遊焉其何能好孤臣孽子之憂怨英雄豪傑之憤發登臨感慨染翰淋漓乃借此以泄其抑鬱不平之氣其何能好騷人墨士之風流緇衣羽客之清逸嘲笑山雲歌弄溪月自謂此好莫與爭盟是亦外適其秋而已其何能好然則何如而後稱能好乎吾聞古之人有能好者掩關宴坐視聽俱泯而好非澹奇觀異境應接滿前而好非濃卷石勺水獨對悠然而好非峻岳巨海歷覽無垠而好非多乃至揮太

卷石勺水

三

管子曰：通
四時之氣，居天
之運，名曰通
者，名曰通
者，名曰通
者，名曰通
者，名曰通

補既闕之蒼天，列子湯
問篇曰：昔者女媧氏鍊
五色石以補其闕，斷
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
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
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
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月
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
故百川水潦歸焉。

孔子下論語雍也篇曰：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

泉石之癖，書言故事第
四卷曰：唐田遊岩隱箕
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岩野服，出拜，帝曰：先生此佳否？岩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奚囊善言故事第十一卷曰：唐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一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母令婢探囊，見所書多，曰：是兒驅出心肝乃已。又詳于事文類聚別集第九卷，贈言家語觀周篇曰：及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以財，仁者送以言，吾雖不能

富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子又見祖庭事苑第三卷，東坡受法於東林，臨禪師會元第十
七卷曰：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冷齋夜話第七卷載此偈，又東坡
詩集第十九卷載之，又見此集內集第五卷示無安上人法語中。

澎湃文選上林賦曰：洶
澎湃註曰：澎湃波相
戾也。

管子德化篇

柄於朝端，驅強胡於塞外，補既闕之蒼天，扶將傾之
赤日，亦無往而非此好之流通，而發揚者，夫然後為
真能好也。孔子不云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茲其山
人素有泉石之癖，遇勝絕處，輒徜徉終日，矍然而喜，
灑然而忘，直不知身之在霄壤間也。邇來更欲遍探
名區，增滿奚囊，余不知其真能好否。及收諸君咸有
贈言，乃不以余為陋，俾弁其端，余惟仁智之樂自是
儒家事始置之，昔者東坡入東林，呈偈曰：溪聲便是

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咄！好箇蘇學士，祇在門外打之。遠上人於
此識得學士，敗闕處則大千一坐具耳。如其未然，竊
恐溪聲山色沒埋了英雄漢也。知之。

送本立上人歸山序
曹溪一派，灑既域中，渺乎其莫可窮也。其在我閩，則
自百丈黃檗崛起，一方繼而象骨分德，嶠之脉而諸
賢競出，已若江河之澎湃，大海之浩蕩，故名列傳燈

明宗發願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五
大智度論卷一百一十五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五
大智度論卷一百一十五

勝國由蘧庵居士所撰續釋氏譜古畧序而考之則指元朝而言勝國也末詳其義○馬禮地官媒氏曰凡男女之儀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註曰勝國亡國也古梅鐵關此卷有鐵關諸錄序並古梅語錄跋考之十一千百文選陸士衡數述賦曰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五百優孟叔敖史記滑稽曰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祖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壘談語歲餘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月後優孟復

者幾半天下至於勝國之季法連寢衰然古梅鐵關諸老猶能存十一於千百之間入明以來二百餘載聖賢隱伏法脉久湮間有一二自稱得肯者亦優孟之叔敖而已自萬曆間壽昌先師入閩大布法雨人始知有向上之事然聞則有之信則未也信則有之行則未也又況乎信之篤行之力終其身而弗倦者乎建陽本立上人者其始庶幾焉上人初受業於聖泉來從余遊始發大志及謁壽昌老人遂謝絕外

求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為楚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於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雖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知自後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會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豈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雲棲頌聖杭州府雲棲蓮池株宏大師見會元續畧第一卷○紹興府雲門頭聖寺湛然圓澄禪師見續畧第一卷若人論語公冶長篇曰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者斯焉取斯掘井下孟子曰有舜者辟羞

緣誓明已事次入博山陶煉益久仍適越抵吳遍參雲棲頭聖諸大老久之返錫閩中將尋一蒲團地作終焉之計予觀其東西忝請萬里間關屹然不休蓋十餘載如茲矣非所謂信之篤行之力將終身而弗倦者乎下斯際而有若人即未能大有發明其品固已度越流輩不少也雖然傳有之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子能一錐得泉往來井井他日當為子大書特書以詔來者云

及至唐書
卷之二十一
記天下書方
生於江八十八
詳書性教

見者一經脫也

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
泉猶為棄井也見盡心
上篇 往來井井易井
卦曰井改邑不改井无
喪无得往來井井

聞谷大師傳餘外集第
四卷有聞谷大師塔銘
可考

流遊外奔楞嚴經第四
卷曰浮根四塵流遊奔
色同第八卷曰於外六
塵不多流遊

淨慈要語序

淨慈者何聞谷大師所命菴名也菴名之以淨慈者
何謂念佛放生也念佛放生其所求者何謂還其心
之本淨本慈也蓋本然之心廓然常淨自眾生迷其
本然則心外見法故目為色染鼻為香染舌為味染
身為觸染意為法染流遊外奔不能自返緣是起業
造罪水沈五濁之區無有出期我佛愍之乃為說治
染還淨之法機固靡一教亦各殊然念佛一門其最

六根下此八字見楞嚴
經第五卷勢至章

蓮華國釋圓全詩曰
婆穢止蓮華國五濁群
生九品人見錦綵段

凡有血氣禮記三年間
篇曰凡天地之間者有
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

要者一心念佛用志不分六根都攝淨念相繼則

目不為色染耳不為聲染鼻不為香染舌不為味染

身不為觸染意不為法染即現處娑婆界內渾身已

坐在蓮華國裏又何後報之不清淨乎然雖修念佛

三昧而福德不具善果難成故必廣修眾善以為助

因眾善歟矣而慈行其首也慈行亦歟矣而戒殺放

生其首也蓋以眾生所最愛者莫如生所最苦者莫

如死凡有血氣斯情萬均祇為相習於忍同體之仁

痿痺程子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石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作仁之體，見二程全書第二卷。」

痿痺不行，乃恬然殺戮，不以為怪，豈心之本然哉？以故我佛苦口叮嚀，首戒殺生，廣勸放生，與其所最愛而救其所最苦功德之及，物為何如也。建州城若緇若素，奉大師之教，篤於念佛放生之業，有年矣。猶慮其不能廣且遠也，乃謀於余，余為取淨土及戒殺諸書集成要語，付之梓行，庶幾淨慈之化益洋溢於不窮也乎。嗚呼！淨慈之義大矣，豈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念佛放生可以言淨慈，而不可以盡淨慈極而言。

淨極覺圓楞嚴經第六卷得曰：見聞如幻，覺三境界空華，聞復響，眼除塵，壘銷覺圓淨，淨極光顯，蓮寂照含虛空，劫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成無上道同經第八卷曰：五心妙覺成無上道。

前前後後圭峯圓覺經序曰：理絕修證，智似階差，覺前前非名，後後位汗牛充棟，柳文第九卷陸文通墓表曰：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擴而充之，孟方公孫丑上篇語。

之淨極覺圓成無上道，不出一淨義也。廣度有情，悲臻永劫，不出一慈義也。夫諸菩薩上求佛果，下化眾生，自前前以及後後，諸大衆經明此至汗牛充棟，今以二字括之，了無剩義。敢謂大師命名之意，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諸君當善體此意，擴而充之，可也。雖然，更有一句子，淨慈二字括不得，余欲總為諸君說破，怎奈舌頭短也。諸君其質之大師。

重梓鐵關禪師語錄序

南岳下世鐵關禪師，傳在五灯三藏，卷二卷三增集傳燈二。

仰山正交斗峰正璋見

會元續畧第三卷

天寶法樞見續畧第二

卷一 鷄鳴狗盜史記孟

嘗君傳曰齊潘王二十

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

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

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

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

之孟嘗君使人獻明珠

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

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

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

王更無他表孟嘗君患

之備問客莫能對最下

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及夜為狗

以入秦官藏中取所獻

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

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更封傳變若姓以出

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

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

己去即使人馳傳逐之

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

而出客孟嘗君忠追空

客之

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

而鷄鳴遂發傳出如始

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

孟嘗君出乃還

水蟻

天詳其義○事文類聚

後集第四十九卷引韓

非子說林篇曰齊威王

伐狐竹山中無水隄朋

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

山之陰蟻壤亦而有水

乃掘地遂得水○五雜

俚第十卷曰或以下之

佳者水不能腐蟻不能

死故為貴耳 武侯諸葛

孔明也 魚腹石蹟東坡

四一明因名校用

當元之季建州稱善知識者三人仰山友斗峰璋云

寶樞是也樞禪師獨能據險扼要鑄鐵為關令天下

有眼者莫能窺有足者莫能度鷄鳴狗盜之客祇得

懷懼而退其功詎不偉歟茲錄傳之三百餘年塵封

霧隱無問及者近又為水蟻所壞板且不存余心甚

痛之適見孟勝君來鼓山設供余乃以茲錄囑累之

意武侯往矣魚腹石蹟猶在江煙蘆月間風雲籠鳥

之勢固隱也目中也但今日而有如桓大將軍者誰

能與之

其人乎若按圖列陳自號知兵則趙括之讀父書也

予又不能無重痛云

壽昌西竺禪師語略序

西來直指翻盡窠臼雖有神悟急宜吐却而况文字

乎自垂手接人機用繁興一言半句流落人間遂有

語錄之傳然悟心其本也機用其末也學者當求其

本本立則其用必彰若徒求其用而本弗立則非佛

之徒矣濟下自馬駒以一偈開場黃蘗以三棒接拍

根

本立論語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

鳥蛇斯八陳何義也褚

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祕

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解

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

蓋天地者本乎旗號風

雲者本乎樞名龍虎鳥

蛇

龍

虎

鳥

蛇

龍

虎

鳥

蛇

龍

虎

鳥

蛇

龍

虎

王云
聖而不可
三之神

可謂大造
王不聽遂將之

金潮榜
如法清一草
林多王潮
三潮

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諸說物象何止八神已也趙括史記趙奢傳曰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圍壁不戰秦救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問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蘇桴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和上金潮人雖知時而鳴以覺末據羅漢僧馬祖生漢州之什方囑受讓師法食之供見祖庭事苑第八卷亦會元第三卷馬祖章引此黃檗以三棒接拍黃檗六十棒正宗贊白雲端禪師章作臨濟三頓棒由是觀之黃檗以三棒接拍者指六十棒語而言子聞然禪師壽昌問然於禪師者壽昌無明禪法嗣也見會元續畧第一卷又承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篇曰子夏見禪史志者云高師伐秦三衣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久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已亥寓目此語見左傳信公二十八年傳其註曰寓寄也天淵詩早籊篇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又實戲曰聲盈塞于天淵見韻瑞昔宋人下未考所出私曰尺說詳于性理大全第二十三卷可考

以故人人如獅子哮吼動地驚天皆本深而未自淺體圓而用自神者也至元之季其道日衰捨本趨末相率為偽唯雪巖欽稱善繼者欽傳之鐵牛定定傳之般若誠誠傳之古梅友友傳之慈舟濟若壽昌西竺來公則授記於濟者也西竺之道大概見於行業記先和尚創壽昌時已為梓行而語錄則弗有傳者及先和尚遷化後師兄聞然禪師乃得草木於居士篋中然朽蠹之餘可句讀者無幾矣取而訂其亥

雖有神悟急宜吐却從容錄第六十二則評曰設有妙悟亦須吐却亦見會元第十四卷及下青禪師章馬駒以一渴開場此指般若多羅偈而言一偈乎○般若多羅偈曰震且雖關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米供養十方羅漢僧註曰此識馬大師得法於讓和上之緣無別路其道一也故馬大師名道一兒孫嗣子也脚下行一馬駒子踏殺天下人也金雞銜米以讓

單條十集卷

此詩是... 引存下根

八手慶

白馬西馳註于前弘釋

錄序中

東林倡化慧遠法師於

廬山東林寺盛唱念佛

法門其事詳于佛祖統

紀第二十七卷

入水下莊子大宗師篇

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匹休此語見書洛誥篇

其註曰匹駝也

數珠翼序

物無大小以適用為貴至於適用而通神明越變化
有不可得而思議者非物之至貴者乎余觀數珠之
為物是矣此方自白馬西馳東林倡化而數珠始適
於用久之厥用愈神至於入水不濡入火不焦關老
不敢誰何極樂藉為寶物則是珠之用世間允稱第
一求其匹休者而不可得矣天目海公學博詞宏撰
述甚富間惜此物至貴至神而又不登於作者乃為

茶經陸鴻漸著之見事
文類聚續集第十二卷
荔枝譜蔡君謨著荔枝譜
見事文類聚後集第二
十五卷

膏其車韓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序曰膏吾車兮
秣吾馬

陸之感功德切艾志去其多
其下生水曰芙蓉即存此

纂六翼且自比於茶經荔枝譜焉余曰不然茶荔枝資

日用之需難起神化之域於是而經之譜之雖為博

雅者所好以吾道視之皆綺語耳今此翼之行俾持

者崇正信脫世氛卒之飄然遊菡萏之園坐菩提之

樹謂非籍此膏其車而策其駿乎余故為之合章而

弁其首

楞嚴畧疏序

余忝學禪於講師之門未能一顧也迨罷茲歸闕中

甲子朝堂宣以元年

命駕書言故事第三卷
晉呂安服舊康高致
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從
之註曰士大夫之出必
乘車行

樂觀大旨史記太史公
自序曰觀其大旨
物韓詩外傳曰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而不使迷
是故行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見龍瑞

溽暑禮記月令曰春夏
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
行
卿紳陳瑞序所謂縉紳
之意
寓目註于壽昌西竺禪
師語畧序作
竣伏退也國語第六卷
曰有司已於事而竣

中無事取大藏徧閱之於楞嚴一經自謂獨得其闡

鍵因作翼解二卷稍抒鄙見以佐諸疏之所未逮特

天啓甲子歲也至崇禎丙子余開法於泉之開元適

二雲曾公分憲泉南公政之餘每常命駕商畧大事

問及楞嚴以為苦於諸疏之繁亂囑余為撰大旨余

謂治禪者多樂觀大旨然曲折有所未晰終不能盡

掃餘疑而遽以已意通之其失靡細乃為廣翼解而

作畧疏間亦博採眾說融為一家之言大旨固不單

是故行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見龍瑞

闡揚而曲折亦所必晰務使觀者觸目而爽然會心

不為經文所蔽諸疏所亂而已天台耶賢首那固未

暇問其後塵也前三卷成於開元溽暑中秋歸福州

鼓山繼成三卷明年春有浙西之行諸卿紳留居茗

谿之真寂後四卷始克成焉戊寅燈節後樵李曹愚

公侍御過訪暫一寓身不勝嘆賞遂命工災木工既

竣乃謹識其歲月於此蓋一時緣起之功未可忘也

諸祖道影傳贊序

第餘集卷二

五

不慧左傳成公十八年

傳曰無慧註曰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陽羨盧同茶歌曰天子

類常陽羨茶註曰陽羨

今在常州見古文真寶

前集

孔棘詩小雅采薇篇曰

豈不曰戒嚴狃孔棘註

曰棘急也

三注云

癸酉之春樵李沈君敷受遊學劔州謁聞谷大師於

寶善以祖影八十八尊請為傳贊大師屬不慧為之

甫及半陽羨曹安祖大叅書來亦以傳贊為請則加

至一百三十餘尊也不慧自夏徂秋凡五閱月而後

成繕以報命會曹公備兵中州流寇入境戎事孔棘

弗克登石及寇退得告以歸歸則病病且不復起矣

無何聞木師遂亦遷化明年春不慧出嶺赴馬浙西

諸老留居真寂今春因天寧之請得過樵李曹君嘉

作古唐史曰薛收卒秦王與伯優正軍旅豈期一朝成千古也見韻瑞

補他李令伯陳情表曰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見古文真寶後集待盡存了齊物論篇曰一受其

成敗不亡以待盡取似圓機活法第十八卷登鷹下曰此物神俱王粉墨形似問糟粕莊子

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斲雅鑿而上問桓公曰斲問公之所讀若何扁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魄已夫

買櫃還珠韓非子外儲說篇曰楚人有賣其珠

者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

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

謂善賣櫃矣夫未可謂善

買珠也

又烏用是哉

單條小集卷一

甚矣下孝經曰曾子曰

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

蕭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無上下經曰使我疾成

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

孝德也見輔教編孝論

福田福田有八其第六

曰父母第七曰母田見

三藏法教第三十三卷

其義有五孝經說天子

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

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

又孝經言孝子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

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

備矣然後能事親

禮儀弗忒詩鴉鳩篇曰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宗洞聖堂居士作

釋門真孝錄序

釋門真孝錄序

甚矣孝之為義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

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無上至真等正覺非孝

亦無由致是知世出世間之福田實無有踰於孝者

世俗釋孝其義有五即謚法稱孝其義亦有五約之

為三則順也究竟也度也總而言之則善事父母也

事之而弗順非善也順之而弗協於理非順也所謂

究竟則順之而始終罔間也所謂度則順之而禮儀

禮儀弗忒詩鴉鳩篇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禮儀弗忒詩鴉鳩篇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充此義之盡孟子萬章

下篇曰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盡也

孝順至道梵網經曰小

時親迎牟尼佛初坐菩

提樹下成無上覺初結

菩提波羅提木又孝順

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

道之法孝名為成亦名

制止

弗忒也充此義之盡非無上至真等正覺何以克當

其稱哉故知世俗之孝孝之小者也釋氏之孝孝之

大者也奈何世之為僧者率借我佛之門庭管一身

之私殖又何怪世俗譏我佛為無父無君乎錢塘

宅居士有慨於衷乃取諸經論之言孝者彙為一編

使為僧者知我佛孝順至道之本意以免世俗無父

無君之謗其用心亦良苦矣茲來若上命余弁其首

此余素所樂道者故不敢以不文辭

釋門真孝錄序

十一

傳信錄梁傳曰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見韻瑞
後漢書范滂傳曰傳曰
聞疑傳疑聞信傳信
粵魯古書堯典曰曰若
魯古註曰曰魯越還古
文作粵曰若者堯語詳
弁髦左傳昭公九年傳
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
之註曰童子垂髦始冠
必三加冠成礼而弁其
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
弁亦冠也 雙林發
別雙林善慧大士傳見
傳燈錄第二十七卷
鼻祖揚雄及騷云或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見事文類聚別集第六卷鼻一人胎月三在芝古再

傳信錄序

傳信錄序
一述聖人出有利之益
粵稽古大聖人之興必大有造於世非偶然也當梁
武之際義學波騰專崇講說其弊必至於膠滯空言
弁髦實踐釋尊之化幾何而不湮滅也故少林出而
不立文字獨傳心印雙林出而不惜軀命廣弘萬行
二師所用似若天殊然總歸於補偏救弊措群靈於
安樂之境其指一也至於雙林法身諸頌遂為宗門
鼻祖及似發以林未發之機謂非慈氏後身其能然

鼻祖揚雄及騷云或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見事文類聚別集第六卷鼻一人胎月三在芝古再

擇乳正法念經曰譬如
水乳同置一器鷲王飲
之但飲其乳汁其水猶
存見祖庭事苑第五卷

乎余來發暮月即遇大士錄如獲上珠及聞之覺其
雜糅相半莫觀全璧前卷雖有增飾而本質未亡後
二卷率多膚學應酬村老傳布之語如行路難行路
易諸篇又俱唐以後體其為偽撰何疑且其間妄談
般若疑悞後來迷謬相承為禍烈矣所幸者心王銘
法身頌諸篇尚存如披沙見金精光奪目大士之化
於是乎不滅也余不揣凡愚妄希擇乳取諸本而較
之置其所疑錄其所信凡得十之五命名曰傳信錄

雜錄十集卷一

三史記承身法

三

水潦鶴毗奈耶雜事云
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
林園有苾芻名水老
鶴而說頌云若人壽百
歲不見水老鶴不如一
日生得見水老鶴時阿
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
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
語然世尊作如是說若
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
滅彼來問教便告其師
師曰阿難老暗無力能
憶持出言多忘矣未必
可依信汝但依我知是
誦持時阿難陀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阿
難陀阿難聞已作如是言今此必為我親教授尚不聽信今欲如何假令舍利子目乾連摩訶迦葉
波事亦同此諸大德並已涅槃於是坐流伽中流取滅見祖庭事苑第六卷 廣胤為堪戰國策
秦昭襄王篇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胤未腊者朴周人懷利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朴乃胤也因謝不取
讀蒙本乎易蒙卦文也彼文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無著天親圭峯金剛纂要曰天竺有無著菩薩入日光定上昇兜率親詣弥勒受八十行偈又
將此偈轉授天親天親作長行解成三卷論約斷疑執以契無著又造兩卷論約顯行位以契
圭峯長水長水由圭峯
所著纂要而作刊定記
指南記于前楞嚴翼解
序中

乃祖二師女選謝灵運
傳論曰莫不同祖風騷
註云祖法也

昔者世尊入滅而水潦鶴之徒至不信有阿難今太
士化去千有餘年余何以斯乃欲取信於天下乎雖
然碎金非全識者亦珍腐鼠為璞良費知其弗顧也
詎可謂天下盡水潦鶴之徒哉若必欲探其全則有
雙林之舊刻在

金剛續蒙序

三二明諸家注
金剛一經為般若要義故受持甚盛而註疏亦甚夥
古今不下數十家然彼是此非玉石爭鳴後學莫知

所從獨無著天親二論遠宗內院以為可據厥後圭
峰長水復從而疏之記之一以二論為指南然其語
或失之晦或傷於冗觀者病焉由是寶善心師乃祖
二師為續蒙而晦者顯之冗者裁之閒亦時出別意
率皆直承師說以仰補二師之闕者也是疏一出而
老師宿學久懷疑悶者可一見而豁然詎曰瀆蒙哉
憶昔壬申之秋余訪聞谷大師於寶善大師為余談
金剛真義甚快余曰蓋註之大師搖首曰大非易事

韓餘集卷一

一得張文成遊仙窟曰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
者千慮亦有一得

堅今不講而註堅者心
石師之名乎

方山體元
日每一柏
論之七太
論通三
百餘書而
代灯燭日
三日長者

三年從大原李長者居通每
年與心斷同所處地太初
于岳陽山如維之野中造
還馬代古俗例況十年
去之山行二十里偶一后長者
甚嚴謹能於深山外不以竹葉自具管行云神德原下土堂前止長者乃於舍龍中一每日一出日光而以
有二女汲水燒香其食時自齋齋早撤去如是五載長者著論已遂感感不見論受卷四元二十八日
卒壽享五十五歲決疑論會秋十月五日卒行于世

杜順賢者清涼三藏法教第二十七卷曰華嚴宗七祖其三曰帝心法師曰帝心號也姓杜諱
法順作法界觀門專弘華嚴其五曰賢首法師曰賢首諱號也諱法藏其六曰清涼法華觀曰
清涼號也諱澄觀造華嚴大疏
望洋此語見莊子秋水篇

重刻華嚴要解序

方山李長者著論釋華
嚴經見佛祖通載第十
三卷傳燈錄第二十
六卷華嚴永安禪師章
曰師以華嚴李長者釋
論首趣宏奧因將合經
成百二十卷雖仰偏行
天下 軒輊字彙曰輊
音至詩小雅如輊如軒
朱子曰輊車之覆而前
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
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
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
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

華嚴為世尊成道最初所說實稱性之直談非逐機
之曲說他經不三得而並擬者也昔杜順大師首為
發端賢首繼之頗暢厥旨至於清涼而表裏發揮罄
無餘蘊矣然其旨幽其理圓其文富其義豐非淺薄
之機所敢窺故學者多望洋而退至方山李長者則
別為合論約繁就簡獨明大旨蓋是太聖方便用接
此方好略之機非二師之有軒輊也溫陵環禪師既

中庸
會集說

信
後

心
之

軒言無所輕重也
納履文選第二十七卷
無名氏古樂府曰山由
不細履李下不正冠
亦及此語出於莊子養
生玉扁 塵說下華嚴
經第四十九卷曰佛說
眾生說及以國土說三
世如是說種種悉了如
救青後漢吳祐傳殺青
簡以寫書注殺青以火
炙簡令淨出取青易書
謂之簡見字彙
華藏海本半華嚴經之
說而之
石城煙水由華嚴經人法界而說高之
指八十卷之外有行願品而言之乎

宗合論而復參合清涼折衷以成此解僅一萬八千
言使學者得此解而窮之則可以納履於方山游及
於清涼而所謂塵說利說熾然無間稱性周徧者又
豈有外於是哉劉君仲龍氏重為殺青流布蓋以一
念信心投入華藏海中作斯佛事是亦華藏海中一
滴之功也然非一滴全收巨海巨海全歸一滴百
城煙水十會深談端不出此一念耳余來溫陵幸值
斯典劉君且以弁言見命余雖不敏聊題數言用表
干會常言華嚴者七處九會之說也此言十會者何蓋
說在合論九會

圖
字

恢
大
信
誠
音
既
詳

圖花山西岳岱山東嶽之字三云唐虞百四嶽至國始百五嶽王爾雅泰華雷恒嵩高

隨喜之悅云

鼓山志序

鼓山為南閩重真西來巨淵非獨形勝奇偉足自羣
巒而聖祖渾宗炳輝千古東南半壁實仰之如華岱
豈可令其湮沒於涼煙荒草而弗之傳乎若夫考古
傳今光前啓後實惟志之是藉茲山古無志志之且
永樂間釋了心始然序列無紀米錄亦疎觀者病之
至萬曆戊申郡紳謝在杭同布衣徐與公再為纂輯

聖祖蓋指鼓山開山初
祖與聖國都而平
庚申二十二年之當日平後陽成
慶長十三年
永樂大明丙三十三年
年号當后永年

謝在杭此人作五雜俎
一節十六卷其人品可

禪餘十美卷一

井然有紀首子井井
其有條理也見字彙
生註本出首子傳效篇
黃金重布須達長者口
祇園精舍故事也見釋
迦譜第八卷 紺宇與
紺同同佛寺之通稱也
見莊庭事志第四卷
獅紋華嚴經第七十八
卷曰譬如有入以師子
筋而為樂鼓其音既美
餘絃悉絕 鳴水鼓山
中有鳴水石石即等境
在 獅鼓亦當
看所指
勸老矣 勸者蓋徐興公之為乎

則剛舉目張井然有紀旁搜遠攬纖悉靡遺大有功
於是山者也迄今三十有五載黃金重布紺宇再隆石
門壁聳於青霄毒鼓雷轟於白日亦庶幾續獅絃之
絕響繼鳴水之遺聲且遊展日衆歌詠亦日繁興公
復來之為續志有二卷今春予自浙東歸興公以續
志見付曰勸才矣精力弗逮師其空成之予頂受如
獲瑾璧今秋山中閑寂乃得因前二志而更定之詳
其所未及紀廣其所未及收間有訛誤者正之泛濫

三長劉知幾曰史才須
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
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左
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
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才少見
事文類聚新集第二十
二卷 五伎註下前私
私錄序中
鉛槧前揚子雲好事常
懷鉛提筆注謂以爲刻
下藥輒以木爲之可脩
削故稱簡尺高教削見
韻端

者刪之命之為目者六為卷者十有二自秋徂冬凡
四閱月而後成予山野之鄙人也三長有愧五伎俱
窮何敢妄登作前之壇但為世之抱長才者方將
扶宗社黼黻皇猷豈屑此瑣末之事中或有餘力者
又鮮究心禪學則以茲山為登眺之區吟嘯之境而
已任是者實鮮其人况予今年六十有五矣木末殘
焰光景幾何釋今弗為後將安托故不揣愚蒙謬成
斯志是役也披集之勞實多興公之勳而從事鉛槧

則予實獨任之至於筆錄校閱亦惟二三小子各効其力並不取仰借賢達竊取榮光以予一介緇流入微望輕故不敢累及尊者之前也

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序

佛祖之道如金王寶劍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而魚目混珠山雞冒鳳者當半天下也我曹洞一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似復盛而實衰其故蓋難言之也

一混珠
魚目混珠楚辭後語
混珠
山雞冒鳳尹文子楚人握山雞路人問何鳥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美汝欺之千金准恨不得獻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見事又類聚後集第四十二卷

雪庭裕虛白載小山書

見會元續畧第一卷

迨國朝初雪庭裕公奉詔住少林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歷傳至萬曆改元虛白載還化

補其席四方之要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魚赴壑而書公乃講習唱為事大失眾望時有蘊空忠和尚

先事虛白老人有年受其密印歸隱肝江之廩山不

下不得而物色之壽昌先師從其難落後蒙記前始

為弘揚既得博山來公繼之其道遂大行於世師苦

叅日夕備嘗險阻故其言功夫為獨詳其慧光渾圓

陳管字中

慧光渾圓此語已註于

陳管字中

望洋此語見前重刻華

嚴更解序中

假雜音韻從容錄第十

九則項曰假雜音韻難

讀我亦肯模胡效過閑

雜鳴故事註于前重

梓鐵關彈師語錄序中

語詩陳風東門之池篇

曰與與語毛博遇也

鄭箋也語音誤見字

東

辨才無礙波瀾浩蕩莫窺涯際故學者多望洋而還

其門庭緊密金鑰之辨高提祖印不妄許可故假雜

聲韻者不得冒渡關津而惑亂群聽也余因先師遷

化後曾相依三載雖無所得於師然三載之中未見

其一語添入誠但勉以向上事則師之有造於余

也大矣及余陟南山師自石鼓歸道經建州晤於光

孝寺師曰壽昌塔掃也未余曰掃即不廢只是不許

人知師曰恁麼則偷掃去也余曰某只如此和尚又

作廢生師曰掃即不廢只是不曾動著余曰和尚却

似不曾掃乃一咲而別及師滅其語錄浩繁連編累

牘流通為難故遠方僻壤聞師之名向師之化而語

錄實未嘗獨於口者有之余自壬午春歸錫石鼓乃

因渾朴上人之請借於全錄中擇其精要類而合之

視全錄僅十之三然簡而易行約而易致使天下學

者即是窮乏可以見其大全使知博山之道其廣大

深密有如此非癡守一極者可恍惚其萬一也嗚呼

深密有如此非癡守一極者可恍惚其萬一也嗚呼

龍溪十集卷一

三

簡而易行易繫釋曰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

大全莊子田子方篇曰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式三指山子

詩卷之三

龍溪先生

全集

卷之三

詩卷之三

龍溪先生

全集

卷之三

詩卷之三

龍溪先生

全集

卷之三

詩卷之三

龍溪先生

全集

廣陵散圓機活法琴類

曰晉康嘗遊洛西暮宿

華亭引琴而彈夜分忽

高聲誦之稱是故人與

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

志氣彈之而為廣陵散

言調絕倫遂以授康仍

授康傳人康嘗曰但飲

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

意畢矣康臨刑索琴彈

之曰昔袁孝已嘗從吾

廣陵散不復作矣今幸其譜猶存安得於涼風白月

中再聞斯曲乎

金剛貫解序

劍津之陽蓋有謝介菴云謝君為諸生夙擅木石屢

見知於當道不敬先生猶重之迨歲乃屏去括帖

之習留心金剛般若得十七家等解遂作是註踰載

自知其非乃削而更註之適余在劍之寶善謝君持

此註求證且請弁言余為卒業見其隨文引義貫徹

括帖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十七年編分註有帖試二字集覽曰帖試謂以

閣推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又唐代宗廣

德元年編分註有帖括二字可并考之

始終深而顯出之廣而約言之使天下學者讀之無

不了然於目豁然於心亦善巧方便接引初機之一

法也劍州般若之化自謝君始矣然余不重謝君之

能註是經而作謝君之能解是註昔橫渠張子生

虎皮講周易學者多從之一自二程至聞其所講即

撤去虎皮謂學者曰某平日所講皆亂道近有二程

至精於易理汝等當從之繇是橫渠之學大進卒為

名儒至今學者宗之今謝君之學且三更矣其年尚

撤去虎皮續蒙求第一
卷有張撤虎皮故事
同於此所載
三更未詳其義

老子曰
能行者
運

坐進斯道老子經第六
十一章曰雖有拱壁以
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周金剛書元第七卷曰
鼎州德山宣鑑禪師簡
州周氏子常講金剛般
若特謂之周金剛○德
山有燒金剛經疏鈔故
事

得隨傳燈錄青原章曰
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
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
謂之得髓矣

富力尚強靈心慧質可以坐進斯道忽一日能破是
註而焚之則周金剛且再來矣又安論橫渠老僧當
為之拭目以俟好相見

洞上古轍序

道無今古而今古者世之變也道無轍迹而有轍
迹者世之防少林之道六傳而至曹溪曹溪之門
嗣法者衆稱得髓者惟青原思後五傳而至洞山价
其時機器漸下學漸乖宗主法者憂之乃立宗趣設

剪諸見下會元洞山章曰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室劍剪諸見之纏林

規矩俾高者不滯於劫外卑者不落於今時剪諸見
之稠林截萬端之穿鑿鑿缺之妙淘汰之工蔑以加
矣但其法最精亦才者不得聘其才有智者不得聘
其智一毫意粗情識之濁不得與於其間且諸

宗單重見地吾宗兼論功勳故諸宗稱為了當者吾
宗方許入門自新豐以來傳持斯道者稀若晨星學
此者鮮不厭其難而趨其易一綫之脉若斷若續亦
無怪其然也當勝國之際主法者多畧妙悟而談宗

稀若晨星已註于前私
叙錄序中
勝國註之於前送本立
上人歸山序中

天奇瑞會元續略第四
卷有天奇本瑞禪師傳
南嶽下二十九世
緒餘莊子讓王篇曰其
緒餘以為國家其主首
以治天下
羊腸戰國策注趙險塞
名山形屈壁如羊腸潞
州長安縣太原嵐州上
黨靈開皆有羊腸坂見
韻瑞
一隙之尤淮南子說山
訓曰受光於隙照一隙
受光於隙照北壁
直犯忌諱史記伯夷傳
曰專犯忌諱

旨如欲適燕者但曰計路程足實未嘗踰閭燕京固
邈在萬里也至我明弘治中天奇瑞以曹洞宗旨
註四家頌古萬曆初小山書所傳曹洞宗旨緒餘及
少林筆記悉皆謬妄迷亂後學又以指羊腸小蹊僻
谷荒徑為通途也豈不哀哉老僧生當未造
幸窺一隙之尤諸書謬妄破滅正法乃作洞上古
轍卷盡刪邪說惟取古德舊案類集成書間有發
明考訂乃不顧危亡直犯忌諱嗚呼豈得已哉老僧

桑榆殘景書言故事第二卷曰年老云桑榆暮影淮南子曰無西影在木端注曰木末曰端日影
在木末不交而沒如人年老不交而死奄奄一息記于前諸祖道影傳寶序末
秋桑淮南子云日出暘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見圓機活法第一卷
豐亨日中易豐卦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知我罪我孟子勝女公
下篇曰世衰道微邪說
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古梅見會元續略第三
卷并建州弘叙錄上卷
直指之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而五燈之失嗣者三
唯臨濟曹洞二燈僅存然臨濟得之在痛快而失之

題跋

古梅禪師語錄跋

鹵莽此語出莊子則陽篇陸方壺註曰鹵莽去塊大而草根盛也

廉纖祖庭事苑第一卷

曰廉纖猶檢歎細微也

幾乎息矣此四字見易

繫辭上篇第十二章

鉢孟動靜會元續畧第

三卷曰建寧府高仰山

古梅正友禪師廣信貴

漢下氏子自幼出家禮

木山木公為師住江淮

兩浙徧參知識一日因

小使觸地得個入處請

益絕學到雪巖闍法昌

語錄至驅耕奪食忽有微處不覺汗下便頌公案數則寄望學學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篋上氣

九但是尚欠脫殼在越三年因過堂打動鉢孟忽大悟出住天心繼住高仰

卷以下明五陰魔事中有區宇語可并考之

金剛圈此語出會元第十九卷楊岐方會禪師

在鹵莽曹洞得之在綿密而失之在廉纖至於鹵莽

廉纖而流風餘韻幾乎息矣當其時臨濟一宗唯雪

巖欽崛起於衰殘寥寂之餘庶幾不失家法嗣之者

唯高峰妙鐵牛定定之後有般若誠誠之後則古梅

友公繼之友以參末山本後受般若鉗錘卒于鉢

孟動定之際師出命根脫盡區宇遂據高仰席握金

剛圈呵佛罵祖使鬼驅風衲子之腰包而趨者半天

下則臨濟之道賴以不墜者非師而誰明興以來

夜光之珠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隨擬人於道路眾莫不按劍相矜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見文選第三十九卷并史記鄒陽傳○祖庭事苑第三卷曰史記隋侯祝元暢因之濟道上

見一蛇將死遂以水洒摩傳之神藥而去忽一夜中庭皎然有光意謂有賊遂按劍視之適見一

蛇銜珠在地而往故知前地之感報也以珠光

能照夜故曰夜光○此事亦詳于千字文註上

卷

斯道益晦所在登華王座稱善知識者輒以野于之

鳴混濫獅吼鹵莽之甚莫有今日又安得起古梅諸

老而一正之也肅者臨濟之道至風穴而衰穴升堂

演法轍至揮灑其見有今日又不知痛哭之何若

也茲遊書林登仰山礼古梅老人塔獲睹茲錄正如

隱晦長夜忽睹夜光之珠故喜躍而發其後

題卓吾焚書後

卓吾與天臺初為莫逆交因論學不合遂至成隙後

莫逆見莊子大宗師篇

卓吾諱贛官至刺史挂

冠祝髮住持龍湖率眾

焚修為人豪爽英敏著

述頗多有華嚴合論簡

要及焚書幾卷多論佛

謂三教為人破正所謂無為

莊子見張氏明佛

單錄下集卷一

不得其終 或說卓吾自刎首
手者亦傳不終天然故云云

喜怒哀樂未發出于中

庸

左祖杜牧之四老廟詩

曰南軍不祖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見錦繡

段○此故事本出史記
召后本紀

二家之徒亦互相詆訾至卓吾不得其終皆論學為
之媒也此其病在以情學道以情學道故靡不溺于
情雖學問益博知解益廣而我執之情益盛由是堅
愈甲甯利愈戈矛其勢不至于相殘不止也其所持
論天臺以人自以至卓吾以喜怒哀樂未發為至余
向居楚時所抄白率皆左祖卓吾余謂天臺勿論
矣即卓吾亦未能無過也譬之手焉舒則為掌卷則
為拳拳掌雖殊手體不變何容取舍哉今所謂人倫

其相去能幾何老子經第二十章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韓大仙佛祖通載第十八卷曰雪竇禪師嘗與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嘗

近覺鐵籠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松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

謗先師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肯安在頭曰宗門柳拂那有規

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

伯者貌寒瘠侍其旁輒

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

我偶客語尔乃敢慢笑

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

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

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

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

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

靈性空向枯椿旧處尋

顯陰異之結以為友○

此事亦見林間錄上卷

有元之君 老子經七十七章云重
輕根靜為躁君 註君者言躁
以靜為主

之至者拳之舒為掌也所謂未發之中者掌之卷為
拳也一則執掌為至一則執拳為至其相去能幾何
哉使其知手之體則所執拳掌特龜之毛兔之角耳
蓋聞道不涉而常為動靜之體道不落有無而
常為有無之君今之學道者必欲舍動而取靜舍有
而取無是豈中庸之意哉昔韓大仙點雪竇偈曰一
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
空向枯椿舊處尋卓吾執未發之中正所謂枯椿舊

處尋也豈知喜怒哀樂之際而未發之中已如赤日
懸空無可逃避哉其所見若此所以不能轉喜怒哀
樂而為喜怒哀樂所轉當逆浪顛風之會生死危疑
之間毫無主宰遂至自刎哀哉

題般若者論後

紫柏老人跋山論云用之以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
心用之以經世即事即理橫拈倒弄靡不合聖帝明
王之轍容有疑般若之道不宜於經世者余謂般若

般若者 肇論曰般若無所
無有取相之和也經曰心無知而
所不智

其出太前... 轉入自前山... 其出太前... 轉入自前山... 其出太前... 轉入自前山...

一心經世蔡九峯書經
序曰然二帝三王之治
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
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
治固可得而言矣

之所詮者二空也二空之所顯者一心也此心既不
受人法之障則虛而靈寂而妙世出世間何用而不
可哉倘謂般若不宜於經世則是一心不宜於經世
也一心不宜於經世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功果孰
從而建立乎且愚觀古之為帝為王為賢為聖者靡
不由忘人法而後能臻其妙使其法不忘以法成礙
人不忘以人成礙人法交礙百過俱萌雖欲踐仁義
修禮樂不過勉強安排外襲其跡而已一遇榮辱毀

單錄上集卷一 外而強記卷三 報師

劉輪莊子天道篇曰桓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輪於堂下桓問曰斲輪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
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義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滑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
能受之臣是以行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夫

譽之加能受之若虛空乎利害得失之際能視之若
龜毛乎生死險惡之會能擬之如金剛乎不特此也
即一技一術之微人法不忘亦無能臻其妙者如舞
劍者必手與劍忘劍與手忘然後縱橫拋擲靡不合
度稍有不志則於度矣如斲輪者必手與輪忘輪
與手忘然後疾徐應心不乖其則稍有不志則失其
巧矣由此觀之孰謂般若不可以經世哉壬申初春
讀此跋因客問而為題其後

悠然得所孟子萬章上篇曰昔者有饑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殺之人獻之池校人烹之及命曰始
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金之黃前漢曹丘生謂李布曰楚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李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
間哉見圓機活法第十
二卷名蒼類蓋由此故
事而曰金之黃乎○台
別白雲廼禪師僧問荆
山有玉非為室囊內真
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
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
懸道者名見傳燈錄第
二十二卷

題招慶放生卷

放生一法兜佛海之仁波脫世間之苦阱雲棲老人
舌根拖地久久招慶慧空師續演其波乃開池結社
月為一會久之且以其地控湖山之勝波光映
月翠色浮煙川泳雲飛悠然得所者固甚眾也今空
師特持楮來索余一言余復何能贈金之黃哉然不
免為塞白以歸之祇如古人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既是護生作麼生用殺莫是本自無生安得有

護生下雁居士偈曰護
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
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
浮見龍居二錄上卷

南泉斬猫見會元第三

歸宗斷蛇廬山歸
宗寺智常禪師傳曰師
刻草次有講僧來參忽
有一蛇過師以錘斷之
僧曰人嚮歸宗元來是
箇裏行沙門師曰你處
我處曰如何是處師豎
起錘頭曰如何是細師
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
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
且置你長處見我斬蛇
僧無對見會元第三卷

放麼莫是生即無生放即無放麼莫是據南泉斬猫
之令用歸宗斷蛇之機麼若恁麼會去却似隔山取
火月下挑燈大沒來由畢竟作麼生會呵呵湖南羅
漢長相對直為宜通古至今

題周护居士血書金剛經後

般若妙光如金剛
皎然無可湊泊如金剛
劍無可護存
三千諸佛不敢出頭
歷代祖師無處藏身
又豈千筆
之所可描寫血紙之所可呈似哉
今居士穴膚瀝血

經云下見金剛經

力書此經以報母恩福德不無但不免是世間之孝
更須知此一點一畫無不出於居士之筆與血此筆
與血無不出於居士之手與身此手與身無不出於
居士之報母一今問此一念果自何來乎若能從
此看破則無能寫所寫無能報所報無能生所生亦
無無生矣至此則汝母成佛其來已久經云其福德
與虚空等非彼教譬喻所能及豈誑語哉居士勉之

重刻仁王經跋

式微詩經風式微篇
有之其注曰式發語詳
微猶衰也
諸大國王下此意見仁
王護國經奉持品中嘗
考知之
行氏因行舒同左傳福
手歌也三年而後能舒

仁王護國經者詮性空之玄慧顯實相之妙體護佛
果護菩薩捨此更無他道然今獨以護國得名者何
以此道用之以治心則坦趣寂滅用之以治國則坐
享無為至於世運式微災難並興其根苗所起積禍
之原非此亦一拔而除之故佛與諸大國王下寧
再四令各受持以綿寶曆以益睿筭以珍天災以紓
民困功利殊常未可億測宋元間叢林朔望必共宣
揚至我明叢林之禮法既廢此經無或知者近日

漢池弄兵事文類聚別集第二十三卷曰
灑帝時渤海盜賊並起丞相御史舉龔遂召見對曰海
耶將安之也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至渤海後書屬縣罷捕盜賊吏有持鉏鉤田器者皆
為良民吏無得捕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也
佩犢此事本出前漢
書龔遂傳天驕東坡
送子由使契丹詩曰不
辭騎驍凌風雪要使天
驕識鳳麟注曰匈奴傳
單于遺漢書自云胡者
天之驕子不為小禮以
自煩○又東坡劉醜卿
詩曰筆研耕學苑戈矛
戰天驕共見東坡詩集
饑饉存臻此語出詩雲
漢篇蒼蒼蒼生赤子
之謂乎蒼蒼生者書益稷
篇之語也赤子又書康
誥篇之語也杞人之

逐傳註曰
積澤云漢
整柱列子
湯問篇曰昔
者女媧氏鍊
五色石以補
天闕新整
是立極
饑饉
詩外傳曰穀
不升曰穀二穀
不升曰饑三穀
不升曰饉

灑池弄兵事文類聚別集第二十三卷曰
灑帝時渤海盜賊並起丞相御史舉龔遂召見對曰海
耶將安之也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至渤海後書屬縣罷捕盜賊吏有持鉏鉤田器者皆
為良民吏無得捕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也
佩犢此事本出前漢
書龔遂傳天驕東坡
送子由使契丹詩曰不
辭騎驍凌風雪要使天
驕識鳳麟注曰匈奴傳
單于遺漢書自云胡者
天之驕子不為小禮以
自煩○又東坡劉醜卿
詩曰筆研耕學苑戈矛
戰天驕共見東坡詩集
饑饉存臻此語出詩雲
漢篇蒼蒼蒼生赤子
之謂乎蒼蒼生者書益稷
篇之語也赤子又書康
誥篇之語也杞人之

灑池弄兵天驕肆虐饑饉存臻蒼赤塗炭聞谷太師
深抱杞人之憂乃命工鑄板俾眾諷誦以仰答國
恩然登高而呼千里無不應者建州黃梅菴本炤上
人獨能抽資作閩中使大師若在其歡喜讚嘆當
何如也茲余厥徒賫經來發令予為跋其後余隨喜
讚嘆固不勝踴躍但更願允我同倫在處諷誦俾天
災永靖蠶蠶極常安庶幾不負我佛囑累之訓亦不負
聖天子覆育之恩也若謂此經不克應副視為閑典

